

2020.8

鎮江解放紀事

《鎮江革命史料選》第十輯

中國共產黨鎮江市委員會
党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

纪念渡江战役胜利

四十周年 仿醉东风词

徐 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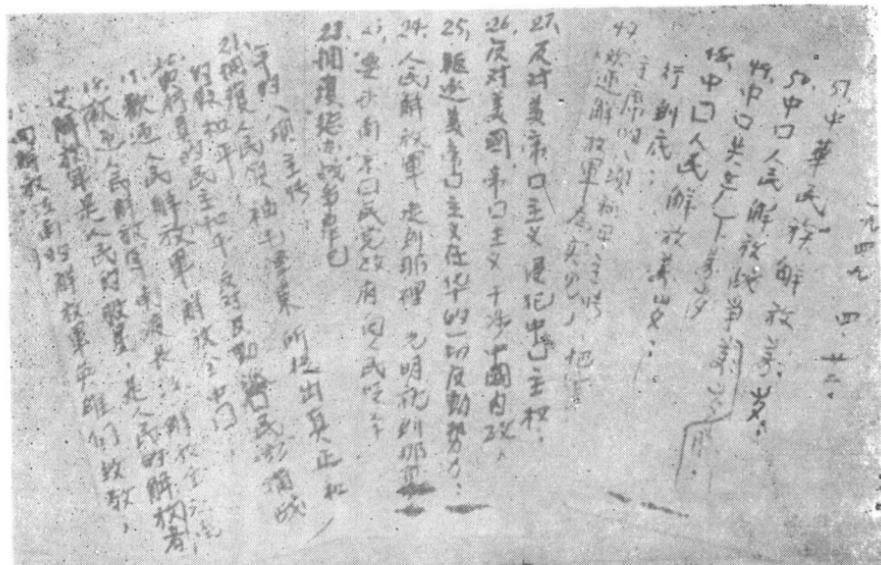
炮轰浪袭， 舺板飞渡急，
天堑金堤勇士越， 蒋家王朝覆
灭。

追击穷寇雨濛， 满街壶浆
笑容， 再克松沪重镇， 歌舞腰
鼓咚咚。

一九八九年四月

注：徐放同志现为江苏省军区顾问，四十年前曾任二十军六〇师一七八团政委，亲自参加过渡江解放扬中的战斗。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五团召开干部誓师大会，师、团长向该团一营授旗。四月二十一日，该营为渡江解放扬中的主力。图中左一为营长陶炳权，左二为营政治教导员吴涌军。（扬中县委党史办供稿）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扬中县人民欢腾一曲。

原载《大众摄影》1985年第9期，照片底板注明摄于
1949年4月21日（应为22日）由江苏扬中到长江南岸途中。

（邹健东摄 扬中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江
边苏北路入城时受到群众夹道欢迎的情景。（杨瑞彬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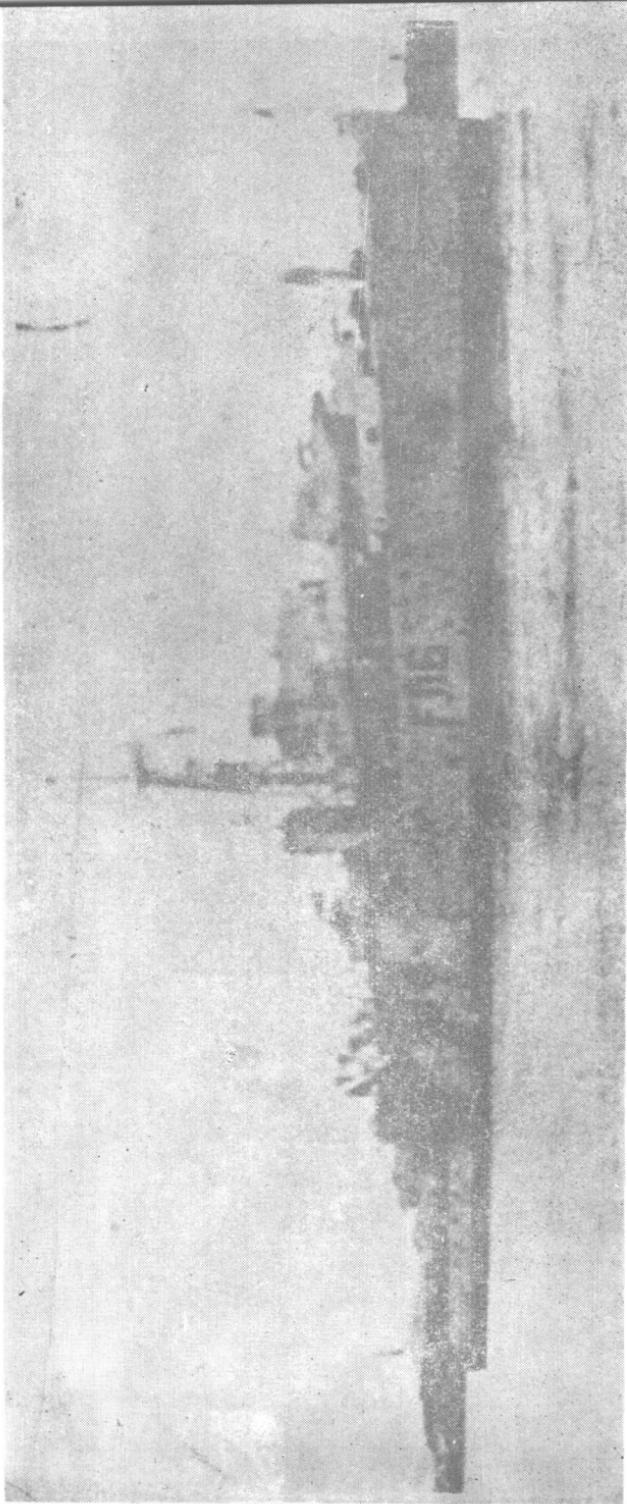
总前委驻丹阳旧址（原小楼为三间一厢，右边的建筑为华东局

后来所加）

（丹阳市委党史办供稿 吴茂祥摄）



1949年9月20日，丹阳县人民法庭公审反动县长王公常。图为公审大会会场。
（丹阳市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1949年4月23日，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突然闯入我军长江战区，触发了战火而受创搁浅。图为
“紫石英”号舰在东窑村（现为谏壁砖瓦厂）附近的长江江面上。（杨瑞彬供稿）

编 辑 说 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1949年4月20日子夜起，先后在江阴至九江东北的湖口之间长达500公里长的战线上，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在镇江前线，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第20军、26军、34军和华东警备七旅也迅度地渡过长江，摧毁了敌人滩头阵地，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反扑，于22日攻占了扬中、新老洲、世业洲等江心岛屿，并乘胜渡过夹江，追歼逃敌，于23日解放了镇江、丹徒、丹阳，25日解放句容城和全县乡镇。从此，镇江市广大城乡获得了新生，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今年4月23日是镇江解放40周年。为了歌颂人民解放军、敌后武工队、城市地下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在解放镇江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追念在渡江作战和剿匪肃特中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对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特编辑出版这本《镇江解放纪事》。

本书在编排上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内容上着重反映镇江全市的解放经过、解放前后的一些主要情况和工作。文章力求注意史料的真实性和语言的可读性。但由于时间仓促，不足之处难免，恳切希望老同志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由中共镇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辑出版，由镇江市各市县党委党史办公室和市公安局、总工会等单位共同供稿，并得到许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书名就是由陈云阁同志题写的，在此一并致谢。

一九八九年三月

目 录

扬中县中心沙人民的抗丁斗争	扬中县委党史办公室	(1)
接送二十军侦察员渡江侦察纪实	丹徒县委党史办公室	(7)
战斗在“中统”内部	邱涌泉	(13)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国民党统治在镇江的最后挣扎与溃亡		
黎明前的战斗	丹徒县委党史办公室	(51)
——镇江(地下)工委坚持斗争迎解放二三事		
解放社始末	镇江市委党史办公室	(57)
抢占“长江跳板”	季 音	(68)
突破天险 攻占东新港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扬中侧记	吴涌军	(70)
攻克桥头堡 解放镇江城	林子平	(81)
红旗插上镇江城	曹祖荫	(87)
镇江新生目击记	史求实 杨瑞彬	(90)
垂死的挣扎		
——记丹阳解放前夕发生的“四·二二”惨案		
我在句容起义的经过	陈天秩	(100)
镇江解放前后		
——访当年渡江南下的韦永义同志		
扬中解放纪略	扬中县委党史办公室	(112)
丹徒解放纪略	丹徒县委党史办公室	(121)
丹阳解放纪实	丹阳市委党史办公室	(128)

句容解放纪事	句容县委党史办公室	(140)
随军南下 接管丹阳	杜栖鹭	(148)
群英荟萃丹阳城		
——总前委华东局指挥淞沪战役准备接收上海纪略		
	丹阳市委党史办公室	(153)
“四·二三”前后的镇江工人阶级	镇江市总工会	(165)
镇江解放初期维护社会治安的斗争	镇江市公安局	(169)
解放初期丹徒县的剿匪肃特斗争	丹徒县公安局	(175)
镇江解放初期的抗洪斗争概况	镇江市委党史办公室	(182)
艰苦奋斗为建国		
——解放初期党的优良传统拾零		
	丹徒县委党史办公室	(186)
“紫石英”号事件简介		(193)
镇江解放大事记(1949.1—1949.10)	镇江市委党史办公室	(196)

扬中县中心沙人民的抗丁斗争

扬中县委党史办公室

1947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反攻，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西北、东北战场上取得先后共歼敌24万余的重大胜利，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不利。为了补充兵员，挽救败局，蒋介石下令在“国统区”大肆抽丁。然而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早就识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他们不畏强暴，针锋相对，多次挫败了反动派的抽丁举动。下面记述的就是我军渡江前夕，发生在扬中县中心沙（今西来桥镇）这个16平方公里小岛上抗丁斗争的几个故事。

户自为战

1948年农历八月初五下半夜，顽乡长王雨生带着区长陆如理的贴身警卫高保华和几个乡丁，来到十六圩埭（今西来桥镇南阳村第十三村民小组），以查户口为名抓壮丁。住在这个埭上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王渊成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心里万分焦急：这天夜里，他家正睡着四个青年——两个儿子和儿子的两个外乡师傅。

门被敲开后，高保华右手提着盒子枪，左手打着电筒，就一头冲进东面的房间，对两个师傅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高保华一看身份证上写明是武进人，没有抓。因为上司规定抓丁只能抓当地人，抓了外地人会引起麻烦。高保华打着手电筒继续搜寻，终于发现了坐在马桶上佯装解手的王明亮，就得意地说：“你是姓王吧！”王明亮一边穿衣，一边答道：“是的，你找我

有什么事？”“跟我们走一趟，到区公所去。”高保华说着就动手拉人。王渊成在房门口愤怒地说：“你要抓人，我们全家就跟你一起走。”高保华举起盒子枪威吓道：“哪个敢噜嗦，老子就不客气了！”王渊成针锋相对地回答：“有种，你就开枪吧！”高保华怕惊动邻近群众，丢了壮丁，完不成主子交给的任务，当然不敢开枪。就命令身边的一个乡丁，用麻绳捆绑王明亮。二十五岁的王明亮，身强力壮，岂肯束手就缚！就在王明亮与乡丁争扭的当儿，王渊成乘隙到门外探看敌情，发现暗处只有两个人影在晃动，心想，总共就四个坏蛋，可以对付。当王明亮和乡丁争扭到大门外时，王渊成向儿子打了个暗语：“夹子”。王明亮懂得父亲的意思是指外面还有两个人，就使尽全身力气转身将高保华猛力推倒在地，拔腿就跑。高保华恼羞成怒，呼的一枪，打中了王明亮的左臂。王明亮顾不上伤痛，夺路从后门逃进果树林。高保华和乡丁端着枪，追出后门外，连接打了几枪，可哪里还有王明亮的踪影！

王渊成见大儿子已经脱险，敌人离开了屋子，就带着二儿子和两个师傅迅速躲藏到别处。待敌人回到屋里时，屋里只有王明亮的母亲和他的一个三岁多的妹妹。几个坏蛋折腾了好一会，没抓到一个壮丁，就气急败坏地用枪托冲着王明亮的母亲，要她交人。妇人家毫不示弱，反驳说：“向我要人？真是笑话，你们把人放掉了，还怪我？”

第二天，消息传开，乡亲们找到了王家六个人的下落，并在一块茨菇田里找到了昏迷的王明亮。几个小伙子将他抬往江南河口去医伤，王明亮终于逃出了反动派的魔掌。

王明亮被打伤后，人们暗暗议论着对付国民党抓丁的办法。乡里有几个识字的人，知道国民党法律上有这么一条：不得随便开枪伤害壮丁。于是便以受害者王明亮的名义，写了一张告发高保华开枪伤丁的罪行的状子，送到国民党扬中县衙门。谁知状子落到了区长陆如理的哥哥陆如模手里。其时陆如模为国民党扬中县副

参议长。他倒打一耙，反诬王家“妨碍兵役”，扬言要派兵把王家的人全部捉起来。王家父子被迫逃往江南，在同乡人设在荫沙的木行里避难。当时，扬中县、武进县都想争夺中心沙的统治权。中心沙的上层人物中也分成两派。在我秘密党员的串联下，利用上层矛盾，中心沙广大群众也抓住机会纷纷上告。省法院迫于社会舆论，不得已判高保华违法，令其承担伤者医药费用。一场官司竟打赢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刹了陆如理一伙的威风。

“虎口”夺人

1948年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连连失败，抓丁拉伕也就变本加厉。过去每保一年抽丁一、二人，这时要抽丁五、六人了；过去抽丁还讲年龄、身体条件，这时只要抓到人就行。比如一个叫陈道如的已30多岁了，国民党还把他作为壮丁抓走。

区、乡、保长还玩弄许多花招来蒙蔽群众，松懈人民斗志。比如分摊壮丁米，又称壮丁捐，出一壮丁，给米20至25石，由未被抓丁的农户摊派。规定凡15岁至50岁的人皆为壮丁，凡壮丁都得缴壮丁米，纳壮丁捐。平均每个青壮年每年要出捐米5至10石。区、乡、保长将这种壮丁米搜刮来，大部分上自己的腰包，小部分才给被抓丁的农户，还美其名曰“安家费”。拿到“安家费”的人还要给乡、保长送“小费”，少则石把米，多则几石米。不当壮丁，又交不出壮丁米的青年，或是采取硬抗的办法，象王明亮那样；或是到处躲着、防着。抓丁一般是夜里，因此青壮年夜里不敢睡在自己家里。有的青年用大木盆作床，躲在芦苇滩里，或藏身在长满蒲草的大渚里；有的躲在草滩里、夹墙里过夜，过着“日愁三餐，夜愁一宿”的日子，吃尽了苦，受够了罪。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中心沙青年们在我秘密党员的启发下，暗地里订立了抗丁“民约”，要求团结抗丁。国民党反动派

来抓丁，大家都要拿起耙、叉、刀、棍同反动派斗争，并且约定斗争中如一人伤亡，则众人抚恤。牺牲一人，则由大众筹集25石米，或划出二亩水田给牺牲者的家属作抚恤。这样一来，群众的心齐了，同反动派斗争的力量也就大了。一次，居住在十三圩、十二圩埭的杨大才等五个青年，不愿为国民党当炮灰，就悄悄地划着小船，到靠近中心沙的另一个偏僻小岛——开沙去隐蔽。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太平的地方。谁知乡、保长在中心沙找不到杨大才等人，就派出狗腿子四处查访，终于打听到他们藏在开沙的消息。一天上午，乡长王雨生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区自卫队员和几个乡丁，来到开沙搜查，杨大才等因缺少防备，被反动派抓住了。反动派把五个青年背绑着押回中心沙。当他们走到武进圩时，正在做秧田的群众，看到此情景，十分气恼。大家执行“民约”，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有的飞快地跑到家里拿起铜锣，有的举起手中的劳动工具，一齐向乡长及其狗腿子们冲去。一时间，锣声四起，喊声鼎沸，人流如潮。王雨生一看形势不妙，急忙喝令乡丁押着壮丁快走，并提出赏格：“谁带走一个壮丁，奖赏大米一石。”几个狗腿子看到从四面围上来的愤怒的群众，早吓得魂不附体，哪里还顾及争这点奖赏。锣声越来越紧，呼声越来越大，黑压压的人群潮水般地拥来。王雨生知道，再不丢下壮丁，定要挨揍，甚至会送命，于是拔腿就跑。主子一溜，奴才亦赶紧逃跑。杨大才等五位青年全部得救了，他们望着众乡亲，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抗 丁 告 捷

为了进一步夺得抗丁斗争的胜利，中心沙人民以青壮年为主，从这村到那村，秘密串连，商量如何开展一次全岛性的推翻国民党区乡政权的斗争。斗争的直接目标是捣毁区公所，活捉区长。

经过周密的筹划，1948年12月8日，一场席卷全岛的斗争风暴爆发了。这天早晨六点多钟，中心沙的东、南、西三个方向同时响起了锣声。群众听到锣声，拿钉耙、锄头、斧头、镰刀、鱼叉、木棍等作武器，浩浩荡荡地向西来桥的反动区公所进发。十六圩埭上的朱陈氏，已五十多岁，她抑制不住对敌人的仇恨，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

西来桥，是个仅有百来户人家的小镇，只有南北杂货、药店、米行、鱼行等十几爿商店。国民党区公所就设在桥南面的一座瓦房里，前面是平房，后面有楼子，大门口的牌子上写着：

“扬中县五沙区公署”，平时有两个持枪的自卫队员站岗。桥北面，原来的仁济堂药店，被区自卫队占据了。区自卫队30来人，有30来条步枪和一挺机关枪；陆如理的贴身警卫还有几支盒子枪。

7时不到，反动区长和自卫队还没有弄明白各处鸣锣是怎么回事，群众先行队伍60多人已赶到区公所门口，堵住了区公所的大门。桥北面的自卫队见到有人堵住区公所的大门，就急急忙忙赶到桥南阻拦，并声嘶力竭地喝问：“你们干什么，想造反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活捉陆如理！造你们的反！”

7时左右，抗暴的群众陆续包围了区公所。自卫队一边对空鸣枪威吓，一边步步后撤，妄图封住桥头，固守桥北。几千名群众，挤满了街道，连南面桥头也水泄不通。敌我双方隔桥对峙。愤怒的群众用砖头、石块，雨点般地朝桥北边的自卫队砸去，自卫队拼命对空打着排枪，妄图阻止群众前进。就在这紧张对峙的时刻，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从群众队伍中冲出来，直奔桥心。他敲着锣喊着：“跟我上，冲啊！”这个青年叫卞元振（小名小篮子），家住四十四圩埭义渡村，父亲是个木匠，家中三间破草房，靠租种地主的地过活。他早就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大抓壮丁恨之入骨。今天他眼看反动派在人民面前张牙舞爪，不禁怒火中烧，就从别人手里夺过一面铜锣敲着，第一个勇敢地冲到